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陶瓷全集

宋（上）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陶瓷全集 7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ERAMICS

宋 (上)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

本卷主編 李輝炳

出 版 者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上海市長樂路六七二弄三十三號)

發 行 者 戴定九

責 任 編 輯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

製 版 印 刷 者 有限公司印製

經 銷 者 全國新華書店

一〇〇〇年五月第

次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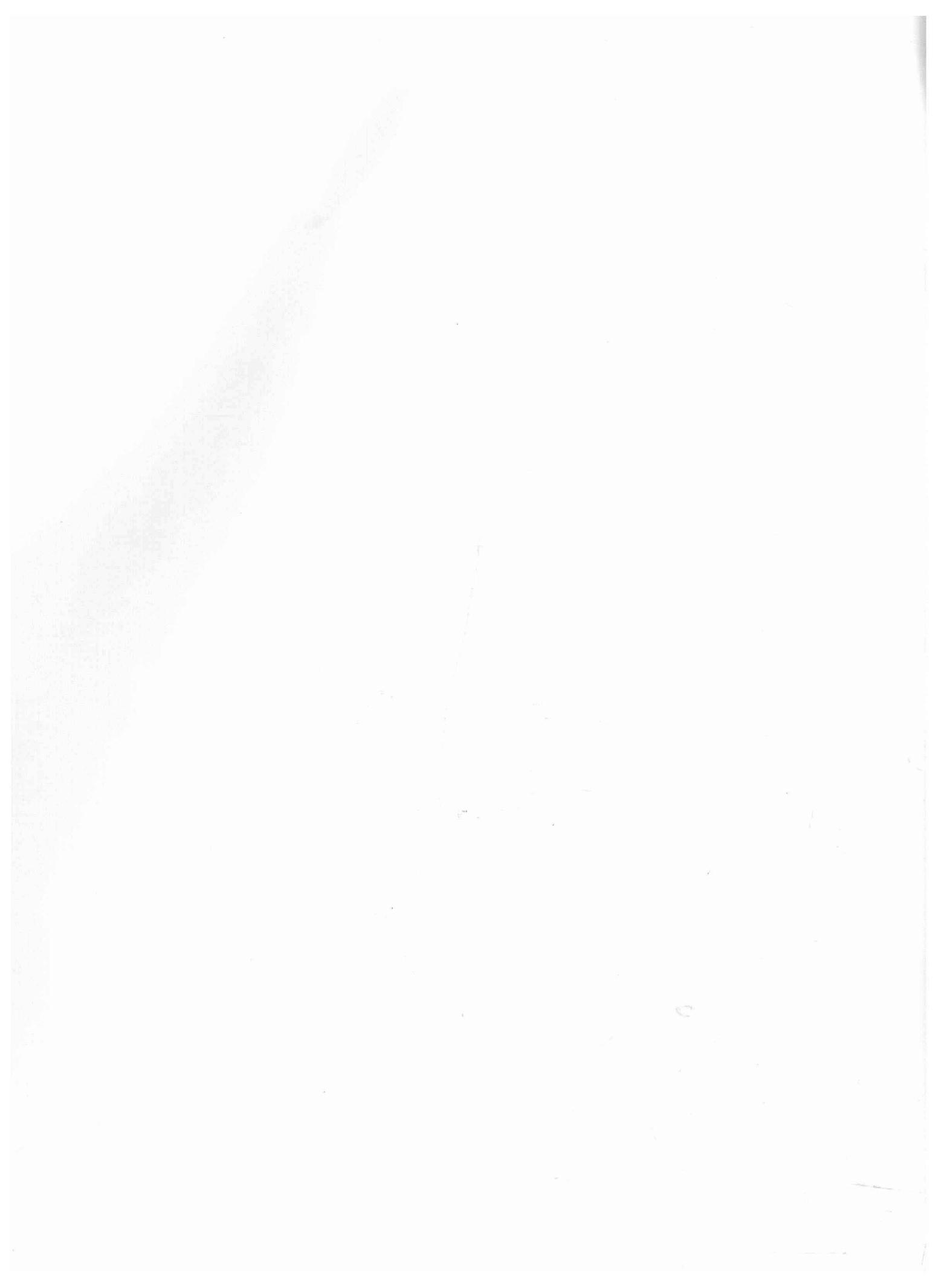
書 號 ISBN 7-5322-2196-2/J · 2076

國 內 版 定 價 叁佰伍拾圓
版 權 所 有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ERAMICS

宋 (上)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CERAMICS
中國陶瓷全集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7

宋(上)

本卷主編

李輝柄

凡例

-
- 一 《中國陶瓷全集》係《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之組成部分，該全集以時代劃分，從原始社會陶器至清代陶瓷，共十五冊。
 - 二 圖片編選之陶瓷器均為各個時期的精品，兼顧考古與藝術價值。
 - 三 本集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一為專論，二為彩色圖版，三為圖版說明。
 - 四 為方便國內外學術界讀者，中文版全部用繁體字排印。

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仁波

陝西省博物館研究員

毛昭晰

浙江省文物局局長

朱伯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安金槐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吳士餘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審

李輝炳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汪慶正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馬承源

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陳柏泉

江西省博物館研究員

馮先銘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楊新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熊傳新

湖南省文物局局長

龔繼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審

目錄

總論文

宋代北方瓷業的發展及其主要成就

李輝柄

11

圖版文

定窯
宋代耀州窯及其青釉瓷
磁州窯裝飾藝術

馮小琦
禚振西
王莉英

32 24 20

汝窯三足壺	宋	59
汝窯三足洗	宋	58
汝窯粉青釉盤	宋	57
汝窯青釉碗	宋	56
汝窯紫斑釉六角洗	宋	55
汝窯月白釉出戟尊	宋	54
汝窯玫瑰紫釉鼓釘三足洗	宋	53
汝窯紫紅釉尊	宋	52
汝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宋	51
汝窯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宋	50
汝窯玫瑰紫釉鼓釘三足洗	宋	49
汝窯月白釉尊	宋	48
汝窯玫瑰紫釉蓮瓣式三足洗	宋	47
汝窯玫瑰紫釉仰鐘式花盆	宋	46
汝窯玫瑰紫釉海棠形洗	宋	45
汝窯白釉弦紋三足爐	宋	44
汝窯白釉刻花石榴式盒	宋	43
汝窯白釉墨書款弦紋盒	宋	42
汝窯白釉刻花仰覆蓮瓣紋執壺	宋	41
汝窯白釉「新官」款大碗	宋	40
定窯白釉刻花螭紋瓶	宋	39
定窯白釉雕蓮瓣紋蓋罐	宋	38
定窯白釉貼花人物爐	宋	37
定窯白釉蓋盒	宋	36
定窯白釉刻花纏枝牡丹紋梅瓶	宋	35
定窯白釉刻劃團螭蓮花紋碗	宋	34
定窯白釉刻花長頸瓶	宋	33
定窯白釉蓮瓣紋長頸瓶	宋	32
定窯白釉葵口碗	宋	31
定窯白釉蓮瓣紋碗	宋	30
定窯白釉鑲銅口刻劃萱草紋折沿盤	宋	29
定窯白釉暗花舍利短頸瓶	宋	28
定窓白釉荷葉柄印花小洗	宋	27
定窓白釉暗花舍利短頸瓶	宋	26
定窓白釉蓮紋蓋罐	宋	25
定窓白釉刻劃纏枝蓮嵌銅口鉢	宋	24
定窓白釉童子誦經壺	宋	23
定窓白釉龍首流淨瓶	宋	22
定窓白釉銀鑲口暗花碗	宋	21
定窓白釉孩兒枕	宋	20
定窓白釉刻花盤	宋	19
定窓白釉刻花石榴紋碗	宋	18
定窓白釉「官」字款蓮紋淨瓶	宋	17
定窓白釉劃花雙魚紋碗	宋	16
定窓白釉出戟蓮瓣瓶	宋	15
定窓白釉弦紋三足爐	宋	14
定窓白釉刻花仰覆蓮瓣紋執壺	宋	13
定窓白釉「官」字款碟	宋	12
定窓白釉孩兒枕	宋	11
定窓白釉刻花瓶	宋	10
定窓白釉龍首流淨瓶	宋	9
定窓白釉蓮紋蓋罐	宋	8
定窓白釉銀鑲口暗花碗	宋	7
定窓白釉刻劃纏枝蓮嵌銅口鉢	宋	6
定窓白釉童子誦經壺	宋	5
定窓白釉龍首流淨瓶	宋	4
定窓白釉銀鑲口暗花碗	宋	3
定窓白釉刻劃纏枝蓮嵌銅口鉢	宋	2
定窓白釉童子誦經壺	宋	1

定窓白釉童子誦經壺	宋	60
定窓白釉龍首流淨瓶	宋	61
定窓白釉蓮紋蓋罐	宋	62
定窓白釉銀鑲口暗花碗	宋	63
定窓白釉刻劃纏枝蓮嵌銅口鉢	宋	64
定窓白釉童子誦經壺	宋	65
定窓白釉龍首流淨瓶	宋	66
定窓白釉蓮紋蓋罐	宋	67
定窓白釉銀鑲口暗花碗	宋	68
定窓白釉刻劃纏枝蓮嵌銅口鉢	宋	69
定窓白釉童子誦經壺	宋	70
定窓白釉龍首流淨瓶	宋	71
定窓白釉蓮紋蓋罐	宋	72
定窓白釉銀鑲口暗花碗	宋	73
定窓白釉刻劃纏枝蓮嵌銅口鉢	宋	74
定窓白釉童子誦經壺	宋	75
定窓白釉龍首流淨瓶	宋	76
定窓白釉蓮紋蓋罐	宋	77
定窓白釉銀鑲口暗花碗	宋	78
定窓白釉刻劃纏枝蓮嵌銅口鉢	宋	79
定窓白釉童子誦經壺	宋	80
定窓白釉龍首流淨瓶	宋	81
定窓白釉蓮紋蓋罐	宋	82
定窓白釉銀鑲口暗花碗	宋	83
定窓白釉刻劃纏枝蓮嵌銅口鉢	宋	84

五八	定窑白釉划花菊纹碗	宋 85
五九	定窑白釉划凤纹鎏金银花口瓶	宋 86
六〇	定窑白釉「官」字款刻花莲瓣纹净瓶	宋 87
六一	定窑白釉刻花折沿洗	宋 87
六二	定窑白釉把壶	宋 87
六三	定窑白釉划花墨书底「官」款洗	宋 88
六四	定窑白釉印花碗	宋 88
六五	定窑白釉「至道元年」刻款盖罐	宋 89
六六	定窑白釉盖罐	宋 90
六七	定窑白釉刻划花大碗	宋 91
六八	定窑白釉「官」字款刻花莲瓣碗	宋 91
六九	定窑白釉刻花碗	宋 91
七〇	定窑白釉贴花弦纹长颈瓶	宋 92
七一	定窑白釉盖罐	宋 93
七二	定窑白釉提梁壶	宋 94
七三	定窑白釉贴花龙首净瓶	宋 94
七四	定窑白釉凤纹鎏金银釦花口碗	宋 94
七五	定窑白釉提梁壶	宋 95
七六	定窑白釉划游鱼芙蓉纹花式盘	宋 95
七七	定窑白釉印云龙纹盘	宋 96
七八	定窑白釉黑口刻花盘	宋 97
七九	定窑白釉五獸足薰爐	宋 97
八〇	定窑白釉划花渣斗	宋 98
八一	定窑白釉「官」款洗	宋 99
八二	定窑白釉印花缠枝莲双鱼碗	宋 100
八三	耀州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纹瓶	宋 102
八四	耀州窑青釉堆螭龙划花瓷瓶	宋 103
八五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三足瓷炉	宋 103
八六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瓣纹水盂	宋 104
八七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瓣纹水盂	宋 105

八八	耀州窑青釉刻花柳斗纹鉢	宋 106
八九	耀州窑青釉印花雙鶴紋碗	宋 107
九〇	耀州窑青釉提梁倒灌壺	宋 109
九一	耀州窑青釉瓜棱碗	宋 110
九二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瓶	宋 111
九三	耀州窑青釉六出筋盞	宋 112
九四	耀州窑青釉六出花口盞	宋 112
九五	耀州窑青釉王廟供像	宋 112
九六	耀州窑青釉刻花碗	宋 112
九七	耀州窑青釉洗	宋 112
九八	耀州窑青釉刻花盤	宋 112
九九	耀州窑青釉刻花紋瓶	宋 113
九〇	耀州窑青釉雕花瓷壺	宋 113
九一	耀州窑青釉刻花尊	宋 114
九二	耀州窑青釉刻花小碗	宋 114
九三	耀州窑青釉刻花荷葉口尊	宋 115
九四	耀州窑青釉刻花三魚紋小碗	宋 115
九五	耀州窑青釉刻花荷葉口尊	宋 116
九六	耀州窑青釉刻花四魚紋碗	宋 116
九七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紋尊	宋 117
九八	耀州窑青釉刻花萱草紋盤	宋 117
九九	耀州窑青釉刻花嬰戲紋碗	宋 118
九〇	耀州窑青釉刻花獅托盞	宋 119
九一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紋蓋碗	宋 120
九二	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紋蓋碗	宋 121
九三	耀州窑青釉印花牡丹紋蓋碗	宋 121
九四	耀州窑青釉印花牡丹紋蓋碗	宋 123
九五	耀州窑青釉印花牡丹紋蓋碗	宋 124
九六	耀州窑青釉印花牡丹紋蓋碗	宋 125
九七	耀州窑青釉印花多子盒	宋 126
九八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碗	宋 127
九九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碗	宋 128
九〇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碗	宋 129
九一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碗	宋 130

宋代北方瓷業的發展及其主要成就

李輝炳

宋朝的建立，使得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重歸一統，南北經濟、文化迅猛發展。宋瓷在唐瓷的基礎上大展宏圖，造就了一代名品。瓷器已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博得了上至皇室、下至百姓的普遍喜愛，瓷藝在宋代，可謂鬱鬱乎文哉。

兩宋瓷器，有官民之分。官窑專供皇家用瓷，民窑生產民間商品用瓷，這是兩者根本的區別。這兩種瓷窑的共存，是宋瓷興旺發達的重要標誌，也是促進這時期瓷器發展的主要原因。

在宋代官窑建立之前，歷史上還經歷了一段由民窑向官窑過渡的歷史即燒製「貢瓷」的階段。據《國史補》、《元和郡縣誌》等記載可知，唐代已有此舉，如南方的越窑一直向唐朝進貢青瓷。北方的定窑與耀州窑，在晚唐五代時期，也為適應宮中當時需要燒製貢瓷。此風綿延至北宋官窑建立之前。北宋後期，由於宮廷對瓷器需要量的不斷增大，「貢瓷」形式已力所難及，於是為宮中直接管轄的官窑也就應運而生了。

過去，從事官窑瓷器的研究，祇依靠少量文獻，而無窑址印證，對其性質所知甚少。在官窑研究中，往往出現這樣一些問題：如這些瓷器的產地何在？為什麼均藏於宮中，很少流傳於世？而且，為什麼在考古發掘中也未見出土？如此等等。這些問題的提出，說明了對官窑一詞的概念，是極其模糊的。

所謂官窑，指由皇家建造，嚴格按照宮廷設計進行生產的瓷窑。在工藝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產品屬於非商品性質並嚴禁民用。民窑的生產則與官窑相反，不受宮廷的任何束縛，工匠來自民間，所產瓷器均供應城鄉民眾生活需要，這是官、民兩種瓷窑不同性質的根本所在。對官窑瓷器的這一概念條析如下：

1 官窑是朝廷皇室設官直接建立管轄的瓷窑。如《坦齋筆衡》所云：「京師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

2 官窑專供內廷陳設用瓷，如三足樽、出戟尊等，其造型典雅凝重，釉色崇尚開紋片或自然色彩美。其造型風格均按宮廷式樣設計，與民間瓷器的實用性及刻劃花裝飾迥別。

3 官窑瓷器在工藝上精益求精，在經濟上不惜工本。可謂工料俱佳，冠絕一世，從傳世官窑器與窑址出土物已得到證實。

4 官窑屬於非商品製作，生產規模小而精。據宮中需求，時燒時停。這已為北宋官窑窑與官汝窑遺址的發掘所證明。

5 官窑瓷器嚴禁民用，而且不得倣造，故不能形成窑系。

6 官窑瓷器燒成，需經嚴格挑選，精良者入宮，落選者加以處理以防流散。如官鈞窑窑址發掘證實落選物均被有意打碎，埋入地下。

7 官窯生產具有保密性質，棄窯時，需作現場處理。這種棄窯的作法，是官窯獨具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考古發掘不易發現的根本原因。

8 官窯瓷器由於專供皇室享用，故均為宮中傳世瓷器，宮外偶而見之，亦皆因故由皇室內流出。

9 歷代皇帝均把宮中官窯瓷器視為拱璧，世代相傳，不作明器殉葬。因此，在大量考古發掘中罕見出土。

10 官窯一般文獻記載不詳，或幾乎不見記載，原因是官窯對社會保密，一般文人不得而詳。

11 朝廷為便於官窯產品的管理及運輸，窯址多建在都城附近。

宋官窯創建於北宋徽宗時期，在宋瓷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堪稱宋瓷之粹。南渡後，因故京遺制，重建官窯，故宋代官窯有南北之分。南宋人葉寘的《坦齋筆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及其精緻，釉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窯、餘杭窯、續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這段文字記載是我們今天研究宋代官窯的珍貴資料。它言簡意赅，把宋代官窯建立的原因、時代、沿革及其建窯的地點作了明確的敘述，使我們對民窯「受命」燒製「貢瓷」至皇家「自置官窯」燒造的發展過程有了清晰的瞭解。

宋代繁榮的另一個表現，即是民窯的蓬勃發展。宋代民窯瓷器的發展，在中國瓷器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說，宋代瓷壇的官窯為陽春白雪，那麼，民窯亦可稱衆彩紛呈。官窯與民窯的發展構成了宋代瓷文化的全貌，達到了中國瓷藝美學高峰。

一 北宋官窯

(一) 汝窯

汝窯遺址在哪裏？一直是汝窯研究的症結。據前述《坦齋筆衡》記載，州治臨汝為其遺址所在地，然而，臨汝遺址始終未能獲得考古實證。

一九七七年，故宮博物院在調查河南寶豐清涼寺窯址時，曾採集與宮中傳世汝窯器相同的典型標本，並對它進行了兩次科學化驗，其結果與五十年代故宮博物院提供給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傳世汝窯洗的化驗數據相同。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說明兩者的窯口相同。但由於當時採集標本太少，因此不能作為定論。

一九八六年十一、十二月間，上海博物館據清涼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線索，對當地窯址作了進一步的調查，共採集汝瓷標本四十餘件，並出版了《汝窯的發現》一書。^[二]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為了進一步探索汝窯遺址的規模、窯場性質及燒造的內容，於一九八七年十月至十二月，在上述調查的基礎上，對清涼寺窯又進行了考古發掘。

故宮博物院為了對官汝窯瓷器進行研究，於一九九〇年八月，派專人再度赴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進行調查，並參觀了河南文物研究所的發掘品。回京後，對故宮博物院的官汝窯瓷器又進行了仔細觀察和研究，結果發覺清涼寺遺址採集物與發掘物的資料並非皆為官汝窯的產品。其中部份器物在器型、胎釉特徵上與宮中傳世官汝窯器相比，均有較大粗精之別。因此，斷定其中少數為官汝窯產品，多數應為民汝窯的遺存。

一九八九年二月，河南文物研究所又在寶豐大營鎮蠻子營村發現並發掘出一處汝窯瓷器窖藏。^(三)這些窖藏瓷器同清涼寺窯密切相關。大營鎮與清涼寺窯址南北遙相對應，兩地僅距五公里。窖藏計有民用瓷洗、鉢、盒、瓶等共四十七件。這些窖藏瓷器與宮中收藏和清涼寺出土的官汝窯瓷器不同，而與出土的民汝窯器相似。從這一發現不僅可以看出現汝到官汝的演變，同時也有力地證實了這批窖藏瓷器是清涼寺窯燒製的。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將上述發掘收獲編寫出版了《汝窯的新發現》一書。^(三)

上述調查與發掘工作，證明了《坦齋筆衡》所載的宮廷先命汝州燒造貢瓷，後自置官窯燒造的歷史的真實性。但《坦齋筆衡》提到「京師自置」，而寶豐清涼寺窯址並不在京師，這又如何理解呢？我認為「京師」應理解為泛指朝廷，自置官窯地點當然也可以不在京師。就文字上講，「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與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是緊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與「命」兩字是相對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窯燒製貢瓷而言，「自」則是指朝廷自身建窯而言。因此，「京師」應是朝廷的代名詞。這種類似句式還見於陸游《老學庵筆記》的「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處「故都」實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是沒有矛盾的。^(四)

縱觀中國瓷器發展史可知，民窯也罷，官窯也罷，均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為這是建窯燒瓷的必備條件，沒有燒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與煤）等自然條件，是無法建窯燒瓷的。

考古資料證明，河南是我國唐、宋古代瓷窯分佈最為集中的地區。從河南全省的古瓷窯的分佈情況來看，各個時期瓷窯遺址絕大部份集中在今京廣鐵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鶴壁、焦作，南到伏牛山東麓的平頂山廣大地區。而鐵路以東幾乎沒有古瓷窯的遺存。古汴京（開封）地處京廣鐵路以東，因此它不具備建窯燒瓷的自然條件。

官窯來源於民窯，從這個邏輯上講，在汴京官窯建立之前，理應有個民窯的存在，否則，這種「汴京官窯」青瓷便成了無源之水，更何況這座官窯所燒製的又是與汝窯相類的青瓷，能無所借鑑嗎？

河南寶豐清涼寺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對於解決北宋官窯遺址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考古證實，其中部份發掘物與宮中傳世汝瓷相同，從而有力地證明寶豐清涼寺遺址就是官汝窯遺址所在地。在遺址所獲得的較多的民汝窯器，是官汝窯燒造前的歷史遺存。⁽⁵⁾這證明了先「命」汝州燒青窯器，後「自」置官窯燒造的歷史事實。

南宋郊壇官窯的發掘，結合文獻記載為研究北宋官窯這一課題，提供了珍貴資料。發掘者認為：「南宋官窯的早期產品，受浙江製瓷工藝的影響不大，而是根據汝窯的技術而

生產的，所以，從胎、釉配方、胎色、器型、釉層不透明，開裂和用支燒等，都與汝官窑相似。〔五〕可見，文獻上的「襲故京遺制」是襲官汝窑而不是襲所謂的「汴京官窑」。考古資料、文獻記載與宮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證，即可得出官汝窑即是北宋官窑，亦即是汴京官窑的結論。

關於官汝窑的燒造時間可作如下推斷：《坦齋筆衡》云：「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窑。」指明官汝窑建立的上限在政和（公元一一一一年）年間。又據成書於宣和六年（公元一二一四年）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有「汝州新窑器」說，證明官汝窑建立距宣和六年不會太久，而後便是靖康之亂，故而籠統言之，官汝窑的燒造史當是上起政和年間下至北宋滅亡的十餘年間。

（二）鈞窑
官鈞窑是繼官汝窑之後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考古工作者據「花石綱」史料及有關方誌記載，結合宮中傳世的鈞窑瓷器，對其產地河南禹縣進行過多次調查。一九六五年，終於在禹縣城北門內的八卦洞發現了古窑遺址，發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與宮中傳世鈞瓷相同。從而有力地證實了禹縣窑址即是北宋官鈞窑遺址。〔六〕

北宋後期，在蘇、杭設置「造作局」，以應皇室之需，競相製作各種奢華奇巧的玩物，爾後，又設置「應奉局」，搜羅各種珍貴的花石樹木，北運汴京，史稱「花石綱」。徽宗根據《周禮》記載，大興土木，修建明堂、殿閣樓臺，鑿池引泉，庭園滿佈嘉花名木，室內陳設奇花異石，並建「壽山艮嶽」^{〔七〕}。為了種植奇花異草和製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縣建立了官鈞窑，以燒製陳設用瓷。

官鈞窑自民間擇選能工巧匠，燒製各種宮廷陳設用瓷。如花盆、壺、出戟尊、鼓釘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紅、天青、月白稱最。質地優良，製作精細。圖錄中玫瑰紫釉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為宮中收藏官鈞窑瓷器的精品。這類官鈞窑瓷器的底部分別刻有「二」至「十」的號碼字樣，標明每類器物均有自大到小的十種型號。官鈞瓷出窑後需經遴選入宮，臣民難以獲得，故罕見墓葬出土。北宋滅亡，官鈞窑廢棄，後民窑承其餘緒繼續延燒，生產民間用瓷。所以後來墓葬出土的鈞瓷，都是民間瓷窑的產品。

發掘資料證明，燒造這種官鈞瓷的窑爐與北方一般地上所砌的磚窑有較大的區別。這種窑爐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在平地上深挖下去的土質窑。窑頂離地面深處約一米左右，窑頂與窑空間約一米五，窑體寬約二米，從窑頂到火膛深處通高約二米五。整個窑位於地面一米以下。這種地下土質窑，不僅保溫性能強，而且十分嚴密，是燒造強還原焰的比較理想的窑爐。

官鈞窑遺址發掘證明，官鈞窑瓷器為兩次燒成即在器物成型後，坯胎先要經一次素燒，然後施釉，再次入窑燒造而成。因為鈞釉是一種裝飾性很強的藝術釉，須以多次分層掛釉而成，較一般瓷釉為厚。若坯胎強度鬆軟，不經素燒，即掛釉燒造，會造成廢品迭出。因此經過素燒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燒分高溫和低溫兩種，官鈞釉成於高溫，因此，鈞釉要求胎體的強度較高，經過高溫素燒，可使胎、釉強度一致。從而，達到提高產品的數量與質量的目的。

官鈞窯創燒的藝術釉有如國畫中的潑墨技法，輝映瓷壇，對後世藝術釉的裝飾技術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此外，官鈞器物的成型技術也是對瓷藝的卓越貢獻。鈞瓷常見的花盆、壺，多為方形、長方形、六方形、八方形、橢圓形、菱形以及各種花瓣形等多種形式。其成型難度之大，精度之高，是其他窯所罕見的。所以，鈞瓷藝術一向為世人讚賞。

官鈞窯遺址發掘證明，它的生產規模小，延續時間也短。落選物均被有意打碎，埋在二米以下的深坑中。坑有主坑和副坑，距離窯爐約二十米。地面無任何埋藏痕迹，說明是有意滅迹。這也是其遺址長期未被發現的原因。

官鈞窯建立的時間與「花石綱」緊密相關。《艮嶽記》載：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花石綱」雖始自崇寧、大觀年間，但是，推測當時祇是收羅奇花異草運至汴京，並未建窯燒製器皿。考古工作者因亦未獲得那時的遺物。現已獲得的遺物有：刻有漢字數碼的器物及刻有北宋宮殿名稱，如「奉華」等字樣的器物。這些資料顯然還不足以說明官鈞窯的明確燒造年代。可喜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官鈞窯遺址中發現有「宣和元寶」鈞瓷錢模一具。「宣和」為徽宗年號，由此可以確證，宣和年間為鈞窯存燒年代。「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等至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廢。官鈞窯燒造的下限最遲不會逾越此年。北宋亡後，金人於宋文化禁錮甚嚴，其間絕不可能出現上述官鈞瓷器。由此得出官鈞窯燒造史的上下限當在宣和（公元一一九一一一二五年）的七年範圍中。晚於官汝窯，並有一段與官汝窯並存的歷史。

二 民窯

(一) 定窯

被譽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定窯是以燒製印花白瓷而著稱的北方瓷窯。其窯址位於河北曲陽澗磁村和東西燕山村，唐時其地屬定州，故名定窯。定窯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研究者曾對它進行過多次調查與重點發掘，定窯的歷史面貌已逐漸為人們所認識。定窯創燒於唐，盛於北宋而終於元，燒造時間長達七〇〇餘年，是北方燒瓷歷史最長的窯之一。由於定窯各時期製瓷原料、窯爐結構與燒窑用的燃料等不同以及燒造工藝上的不斷改進，使定窯瓷器的造型、釉色、裝飾各方面形成了各個時期不同的時代特徵。唐代採用三岔形支釘燒法，碗為平底，碗內中心往往留有三個支釘痕；採用漏斗狀匣鉢燒法的碗形淺，器壁直斜，璧形底，足寬而矮。北宋初期支圈仰燒法生產的碗體高，器口外撇，口沿外部留有無釉的帶狀寬邊，圈足滿釉；北宋後期支圈覆燒法的器物，胎薄體輕，口沿無釉，圈足窄矮，施滿釉；金元以後，採用疊燒法的器物粗糙，胎厚體重，圈足寬而高，碗心留有砂圈。其中的覆燒法是北宋後期定窯窯工們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了適應大量生產的需要，經過反復試驗而創造出的新方法，它是對漏斗狀匣鉢墊餅燒法的一大改進，使產量成倍增長。定窯瓷器釉色的變化，往往取決於窯內火焰的變化。以漏斗狀匣鉢